

和農民談有关 社会主义的几个問題

金 肇 野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和 農 民 談 有 關
社 會 主 義 的 幾 個 幾 題

金 肇 野 著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作者用談話的形式寫成的。

楊海揚是個中農，他對社會主義社會還不了解，甚至存在着某些誤解：他認為增產總有個頭，生活水平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要再提高了；怕老了不能勞動就吃不上飯；懷疑到社會主義一切財產是不是都要歸公等。作者就針對他的思想疑慮，結合蘇聯社會主義農業高度的生產水平和農民的实际生活情況，介紹了蘇聯集體農莊的生產情況和農民的幸福生活；並且着重的講解了怎樣在合作化的基礎上，有計劃的搞好生產，爭取更快的建設起社會主義的新農村。

和農民談有關 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

金 華 野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道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

編者：4524·787×1092 1/16 印張·26,000字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5,082 定價：（5）一角四分

目 錄

表兄——楊海揚	1
十個月以後	3
取消土地報酬是合理的	6
生產不會到頂	10
集體農莊的好處說不完	15
山區也能機械化	20
蘇聯農民都過着最自由幸福的生活	23
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	29
要在合作化的基礎上，有計劃的搞好生產	32

表兄——楊海揚

春天，我因為進行一項工作，回到故鄉去。在經過柳河右岸楊村的時候，忽然想起住在這裏的一個表兄，他叫楊海揚。还是在二十幾年前，我到過他的家，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，我離開了故鄉。東北解放，我回到東北來，直到今天，還沒有來看過他們。今天，非常湊巧的經過這裏，很高興可以順便探望他一下。我還記得他家的院落，就在這個柳河的堤壩底下，一進院就是面向南的四間草房。走到他的大門口，我遲疑了一下；這些年了，還能住在這裏嗎？我站在門口，大聲的對屋裏問了一聲。有一個小老头兒，推開門，把頭探出來，驚疑的望望我。我仔細辨別一下面孔，認出來了，那就是他——楊海揚。我便毫不遲疑的大步的走進去，半開玩笑的對他說：“還沒有認清嗎，不歡迎這個客人嗎？”他聽出我的聲音，驚喜的跑過來，扯着我的手，一面向屋裏喊着表嫂，一邊對我說：“什麼風把你吹來了？作夢也沒有想到你能來呀！”表嫂也走出來迎我，苦笑着說：“來的正好，我們還想去找你呢。”

我坐在炕沿上，看看這個屋子，又透過玻璃看看院子，這個家不像以前那樣破舊了，看得出家裏家外都新添了些傢具，可是表兄表嫂却都是愁眉苦臉的。發生什麼事情了？我一下還弄不清楚。我看着表嫂的這副臉相，笑

着說：“不用找自己就來了，你們有什麼事？就只管講吧！”

楊海揚坐下來，把頭浸在膝蓋上，兩手緊搔着頭皮，早根子漸漸紅起來，好些時間說不出一句話。這個人的脾氣，我早就知道，悶聲悶氣的，一棒子打不出個屁來，現在還一點沒變。表嫂可不是那号人，說話噎噎的，像家雀子一樣，可不是好惹的。她站在他旁邊，望着他的臉，替他乾着急，把兩道細眉一皺，埋怨的說：“你說吧，大兄弟又不是外人，他不會給咱們壞道走的。”說完，还把眼睛眨眨我。雖說過去親戚很近，現在就好像隔上了一道牆。

楊海揚還是一聲不吭。我听表嫂的口氣，猜出了他們的心思。現在農村正在搞合作化，大概是合作社的問題，我向表嫂探問一句：“你們入社沒有？”表嫂把眉毛向上一揚，一屁股坐在我旁邊，不管她的丈夫怎麼樣，對我開腔了。

“大兄弟，就是這個事把咱們愁壞了。你不知道嗎，這幾天風聲很緊，村幹部一個勁的動員，非要咱們入社不行。你哥哥身板不濟一年到头病歪歪的，我又帶這樣多孩子，沒有勞動力，怎麼能行？我說等等，村幹部不幹，這不是逼着我們跳火坑嗎？”

我一听，這是什麼話呢？這不是罵我們嗎？可是我忍住火氣，耐心的對他們解釋說：“這不是火坑，合作社比你門自己單幹好的多呀！”

“我知道合作社好，共產黨的主張我沒有不擁護的。”

楊海揚抬起頭來，可是他還是不敢正面看我，把臉躲在他的女人背後，悶聲悶氣的說。“可是，你不知道咱們這個村，這裏的幹部不像別的地方，他們只顧自個，不給別人核計核計。莊稼人就憑着種地生活，把地交給這些人種，到秋打不上糧食來，老婆孩子喝西北風啊！”

我想從表嫂的肩膀上看看他的臉，可是楊海揚又把頭低下去了，我再三對他解釋，他一聲也不吱。表嫂的臉子更加難看了，氣沖沖的對着我說：“大兄弟，我們可不比你們公家人，你們是掙分過日子的；我們呢，就是吃這二畝地，靠它過幾輩子了，還要靠它活下去，我們子子孫孫都指望着它混命呢！”

我忍着聽她的諷刺，我們還要團結中農，不能不耐心的解釋，可是他們是一點也聽不進去。他還說：“這都是你們省裏佈置的，安心要擠垮咱們中農。”這時，村長和支部書記也來了，大家勸員他，還是沒有得到個結果。最後，我說算了吧，讓他們在外邊再等等，只要合作社辦好，遲早他們會進來的。我就這樣離開了楊村，表嫂連出來送都沒有。這趟親戚串的很不妙，我沒能幫村裏把工作做好。

十個月以後

從去年春天到現在已經十個多月了，我早把這件事忘了。最近，楊海揚突然從鄉下來找我。進屋就對我講合作社的好處，他的神色和春天可大不相同，情緒很高，也

顯得年輕了一點。他說春天沒入社是走錯路了，單幹無論如何趕不上“合作”。今年柳河沒發大水，可是他的莊稼也沒長好，讓座塘水給淹壞了。支部書記領導的合作社，因為人多力量大，除了窪地進行溝洫畦田，保證了產量，另外還開了三百多畝水田。這些水田原來是澇窪甸子，從來沒種過莊稼，可是今年秋天每畝地收了六百多斤稻子，這個合作社一下子就變富了。僅僅稻子這一項，每個社員家裏就分到四千多斤，現在家家吃大米。他一邊說一邊巴剌着嘴，非常眼熱。這個事實，給他的教育可太大了。他想到春天的事，非常懊悔。看樣子，他是要入社了。可是他來找我幹什麼呢？不是閒串門，是懷着心事來的。他坐在我的椅子上，眼睛不住的眨楞着我，有時盯着牆角，半天不吐聲，想着心事。我打听他們的生活怎麼樣，他好像沒聽到似的。晚飯後，我們坐在燈底下，我想和他愉快的談談，現在正是農業合作化的新高潮，大家都在興高采烈的奔社會主義，他也應該是很高興的。但是，他的興趣一陣高一陣低，說到現在的合作社，他就有勁，一談到將來，他就把頭低下去，像個木头人，臉上的皺紋一動不動，沒有一點表情，使我摸不透他的心思，看起來還有什麼想不通的事。我們就這樣談一會停一會的坐有半個多鐘頭。我實在忍不下去了，啓發他講講村子的合作化情況。

“海揚，你們村子規劃沒有？”

“早規劃了，這可跟春天不一樣，現在我要求入社，誰

想，他們不要我了。我想走社會主義，人家不歡迎，這又怎麼能說團結中農呢！”

我聽他的話裏有話，他是個不怎麼富裕的中農，村裏不會拒絕他的，我試探的問他：

“是不是因為怕你還有顧慮？”

“我還有什麼顧慮？誰看好道不走！”他這句話說的倒是很乾脆，不過，說完他又把頭低下去了。從他這種表情裏，透露出一種心思，不一定完全想通了，他彷彿對合作化政策還有不夠理解的地方，我又為他作解釋，他再三聲明對黨的政策都認識清楚了。他說：“錯過了春天的機會，沒有聽你的話，後悔藥真難吃啊！我越想越難過！”

“村裏的合作社不會不吸收你，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沒想過？”

他用手搔著頭皮，又低下頭去，耳根子又發紅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：

“你講吧，在我家裏什麼都可以講，你還把我當外人看嗎？”

他抬起頭來，長嘆一口氣，慢聲慢氣的講道：

“現在的合作社確是好事……”說了半句，又吞回去了。這個人真是氣人，不能痛痛快快的把什麼都講出來。我決心要在今天跟他談個通宵了，看看這個中農到底有什麼不得了的顧慮，共產黨肯定的要把中農團結起來，共同建設社會主義。我遞給他一支香煙，又給他泡杯茶。我告訴他，今天既然來找我，有什麼問題都要談出來，就像

跟自己的家人談話一樣，不要有顧慮，不要再把問題帶回家去。帶回去，表嫂會罵你。他鄭重的對我說：“我不怕她，這回來不是她叫我來的。在家裏，我是當家作主的。”我說這是說笑話。其實沒有表嫂的命令，他不敢出門的。我們又開始談正經事，他點着了香煙，狠狠地吸一口，望望我說：“咱們楊村已經規劃合作化了。他們說現在辦的初級社，有條件就要過渡到高級社。高級社就是和蘇聯一樣，土地都歸合作社了，再沒有土地報酬，只憑勞動力分糧食。你說這個辦法行嗎？蘇聯可真是這個樣嗎？”

取消土地報酬是合理的

他的兩隻眼睛一直盯着我，等着我的回答。我沒有立刻答覆他，只是看着他笑。他有一點惶恐不安。我停了一會說：

“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，就是集體農莊，集體農莊就是按勞取酬，勞動多少分多少，土地是沒有報酬的了。”

他聽到我後邊這句話，把香煙頭捻碎了，臉色刷的一下子白了下來。我看到他這樣緊張的神情，馬上給他解釋：

“不過，過渡到高級社，還是自願的，就像你現在要入的初級社一樣，你願意入就入，不願意入可以不入，入了以後也可以退出，這一點你不要害怕，絕對不會強迫你入的。”

他聽到這裏，漸漸鎮靜下來，臉上的一層層皺紋鬆了下來，漸漸恢復到剛才的樣子。我又接着給他講下去：

“為什麼要過渡到高級社呢？就是因為初級社還束縛生產力。這句話讓我怎麼說得更明白些呢？就拿你們村的合作社來講吧，原來你們村子裏的土地產量很低，十年九澇，現在窪地改變了，收成保住了。這是土地的功勞，還是人的功勞？土地自己不會增產的，增產是靠人力幹的。再說，你們村那些荒草甸子，本來不能種莊稼，過去一粒糧食也沒有收過。可是現在呢，已經開出來三百多畝，收成還很好，这不也是人力幹出來的嗎？辦社以後，農業生產起了根本的變化。這些變化都是勞動力創造出來的，沒有勞動，就沒有產量。只有土地，沒有人去種，種了又不耕弄，就不會有產量。這樣說來，土地那一部分的報酬，是不合理的。這樣下去，社員幹活就會不積極，社員幹活不積極，增產就要受到影響，大家的收入都要減少。為了使勞動力沒有顧慮，大家齊心使勁搞生產，那麼取消土地的報酬，所有勞動力都會情緒高漲。由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，是根據羣衆的要求，上邊不會無緣無故下道命令，把土地沒收，是因為羣衆有了要求，要取消土地報酬，這是合理的，所以上邊就批准。再說，產量普遍提高了，你原來的土地報酬，也就越發顯得少了，為了這一小點的報酬，退了社，那也太不上算。再說，不是你一家取消土地報酬，全社都取消，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，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。你想想，入了社，按照勞動力分的糧食，比你入

社以前自己收的糧食多出多少，這筆大賬不能不算算，不能死咬着大餅子不放，丟了一鍋肉。而得到這樣多的糧食，是要靠全體社員積極勞動才得到的，你入社晚了，你已經佔了別的社員的便宜了，那一段開荒，你是沒出力氣的，你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呢？再說辦高級社，大家的情緒會更高，增產會更多，因為生產力提高了，不再受束縛了，所以大家都要求辦高級社，就是因為高級社比初級社的好處更多。所以領導上支持下邊的要求，我們如果不支持，不同意，我們就會犯錯誤的。這是好事，為什麼不同意呢？走這條路不僅對貧農好，對你們中農也好。你好好想想，你們村子現在的合作社，已經比單幹戶好的多了，如果將來再取消了土地報酬，那個勁就更大，那時要開更多的荒，要把澇窪地都改變成良田。你入社以後，你的地也會改變，你的收入也會多起來。假設你要保留你那塊土地的報酬，誰還肯在你那塊地上下工夫賣力氣呢？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不僅這一點，高級社的好處還多得很，我在下邊再講給你聽。”

他聽着我的話，不斷的點著頭，自言自語的念道：

“我現在有二十畝地，有十畝好地，旱澇保收，每年可收三千五百斤糧食，那十畝地不大保靠，今年才收二千五百斤。在往年是常常收不到這個數的。我自己幹，老婆孩子累個夠嗆，還是增產很慢，這是實在的。合作社今年把澇窪地都改變了，產量都是三千多斤。他們又用了新農具，好地也增產了，都是四千斤出頭。咱村楊海清，土

地、勞動力都比我差，往年收入不如我，今年入社了，僅旱田的收入就比我多。我若是也入社了，十畝澇窪地肯定能改好，那十畝好地也能用上新農具，產量還會提高。我算了一下，社裏再開幾百畝荒地，收入會更多。就是勞動力這一項收入，肯定要比我們現在好的多。楊海清是一個半勞動力；我呢，我和你大侄是兩個整勞動力，你嫂子和你侄女是兩個半勞動力，我們的人手是不弱的，誰都能下地幹活，如果不要土地報酬，也會比現在收入多。只是，我總是想不開，老人留下的土地，白白交出去，總覺得可惜。可是，本情又有好處，共產黨辦的事沒有不對我們好的，我怎麼就想不開呢？”

我告訴他：“你的土地沒有白白交出去。你把土地交給誰了呢？交給合作社了，合作社又是誰的呢？是大伙的，也是你的。別人也把土地交出來了，交給社了，成了大家的，那麼別人的土地不是也有你一份嗎？我說你的土地不是沒有了，你的土地比從前更多了，所有大家的土地，你都有份。合作社的荒地越開越多，耕地面積越來越大。土地都連在一起了，全村一大片，荒格子都消滅了，從來不長糧食的地方，都變成了聚寶盆。你們的收入不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嗎？莊稼人一年到頭為的什麼，不就是为了多打糧食，改善生活嗎？共產黨就是幫助大家出主意，怎麼樣才能多打糧食，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，光景一天比一天過好起來。社會主義就是要大家生活得更好，文化提得更高。大家都是過得很富裕的人，文化很高

的人。”

生產不會到頂

我們的談話，不像他剛來的時候那樣拘束了，他把椅子向我跟前挪動一下，笑呵呵的端起茶杯，狠狠地喝了一大口，慢慢的搖著頭。我從他那晒得黑黑的皺紋裏，又看到一點懷疑的神色，他望望我，慢慢的說：

“我也經常聽他們宣傳社會主義，將來的生活怎麼好。我是一個莊稼漢，我要跟你說句老實話，誰不想過好生活呢？可是好的生活，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得我們好好生產，得我們向土地要糧食。我種了三十來年地，別的我不懂，種地的事我比你知道的多。現在產量不高，我也知道還會增產，可是增產總有一個頭，勞窪地改變了，荒地開出來了，旱地用上了洋犁，這些辦法用完了，產量就會到了頭。我們沒有地方再開荒了，我們的生活就不會過得更富裕。除非從天上下糧食，可是老天不會下糧食，誰給我們呢？所以，我一聽到他們把社會主義講得那樣美，我覺得說的有些不着邊。我沒看見過蘇聯，真有那樣事？這年頭，說大話是不犯罪的，讓他們說去吧！不過，我並不反對，誰還不想把生活過好呢？我只是說不那麼容易。可是，你別見怪，咱哥倆從小就在一塊長大的，我有什麼就跟你說什麼，在外邊我可不敢這樣講，我得隨著他們說美，比天堂還美，這年頭時興講這個嘛。”

我一直聽他把話講完，他總算把心裏話講出一些了，

雖然他對社會主義還不了解，但許多事實，會使他信服社會主義的。我根據他提出的一些問題，進一步的跟他談。我也知道他是在批評我，認為我說的話也不着邊際，但我不去正面反駁他。我還鼓勵他重視勞動生產的說法，用積極勞動提高農業產量來改善生活，這是我們一向提倡的。確實，社會主義不是用嘴說來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不是不工作不勞動等待社會主義到來，而是要用積極的忘我的勞動精神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前進，用勞動創造社會主義的美滿生活。

“但是，將來的生活會不會提得更高呢？”我對他這個問題，給了肯定的答覆。“我們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，生活會比現在高得很多、高到一倍兩倍。我去年到蘇聯參觀了兩個月，我親眼看到那裏農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很高。這一點你應該相信。”他點點頭。我又說：“假若蘇聯不經過一次衛國戰爭，今天人民的生活，那是我們想也想不出來的。你說天堂，我們到了共產主義社會，那我們勞動人民就是過天堂的生活了。你腦子裏想的天堂，也不是那麼了不起的。有個農民對我說過，他要到天堂上去，天天吃肉，天天吃餃子，他這就滿足了。可是我們僅僅就滿足這一點嗎？蘇聯人民今天已經是天天吃肉了。我們還有更好的將來，生活要比這樣過得更美好。而這種生活，怎麼才能得來呢？當然是從勞動創造出來的。農民就要從土地上和其他方面來創造幸福，可是，單單農民還不行，農民自己的力量還不夠，必須依靠工人老大哥的幫

助。有了工人的幫助，再加上農民自己的智慧和勞動，生產是不會到頂的，土地會不斷的給我們增加更多的產量。這一點，你不應當懷疑。譬如，就說最近這幾年，土地起了很大變化。這個變化，在三、五年以前你還沒看見。你是個種二、三十年莊稼的人，在你的經驗裏，你想到過這個變化嗎？你想到澇窪地會變成良田嗎？你想到過荒甸子也能種莊稼嗎？不僅能種，所生產的糧食比你們原有的好地還多，這不是一件奇蹟嗎？表兄，你的經驗已經不行了。將來有好多新鮮事，你是作夢也想不到的。譬如，你所最担心的水患問題，這是你們能不能保住產量的根本問題，國家決定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，要基本解決這個大問題。用什麼辦法呢？在河的上游修上水庫，把水存起來。不僅不叫它再淹澇土地，還要利用這些水，要水給生產服務。一方面灌溉，增加產量；一方面又叫他發電，用電力脫穀、磨米、鋸木頭、切草、粉碎豆餅和其他牲畜飼料，代替人的體力勞動，也代替了牲畜的勞動。還要用电安裝電燈，你們就再不點煤油燈了，又亮又沒有煤油煙子。這是多好的事啊。你不要以為我又說瞎話，說夢話，這是真話。我說的這些事也不會太遠，前年在我們遼寧省桓仁縣的一個山溝裏——雅河口村，就建立了一個小型發電站，最近我去看過一次，已經有四個村利用這個電站的電了，那裏家家戶戶都安上電燈。這個電站的製米所一天十六小時磨一萬五千斤稻米，等於五十個人、五十條毛驢幹一天的活。這個村在沒有設電站以前，他們一個

人、一條毛驢一天緊忙活，才能磨三百斤米。他們還安了一個脫穀機，一天脫稻子達三萬多斤，過去七個人一天緊忙，才脫四千斤。現在，這個脫穀機不用人腳蹬了，用的是電氣，省多少人的力氣呀。他們的生活該多美呀！今年用水力脫穀、磨米的合作社出現了很多。我在桓仁縣沙尖子區下甸子村看到他們正在架設電線，也要發電了。遼陽縣的安平區後達子堡村也在安裝發電機。還有其他幾個縣的一些村莊，都在積極準備今年建立電站。這些不都是你沒有想到過的新鮮事嗎？你現在還點煤油燈，还用毛驢拉碾子磨米，有時候还得你和大嫂子去推磨，過些年，再也不用自己抱磨杆推米，也能用上電。你們那條柳河就能利用上，就能給你們發電的。我去年到蘇聯的庫班地區參觀，那兒的農村都已經全部電氣化了。你的經驗是不行了，馬尾串豆腐，提不得了。我們將來的社會，就要全部電氣化，用電力代替人的勞動，那樣的幸福生活，不是比你想像的天堂還美嗎？讓我再跟你講講農業生產，我承認沒有你的經驗豐富，可是我看到的一些先進經驗，你沒有看到；我知道的一些科學知識，你不一定都知道。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，要用蘇聯的先進經驗和科學上的成果進行農業生產，要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把農業裝備起來，肯定的來講，農業生產沒有到頂的時候。只要能夠接受新的科學，能夠用新的方法生產，產量就會不斷的增加。（他聽到這裏，對我發笑，背裏輕輕的吐着白煙，表示輕蔑的態度）我的表兄，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，